

東方戰鬥



時報文化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的
戰
鬥

戰時文化供應社出版

東方的戰鬥目次

隨超級堡壘轟炸東京

希蒲爾(一)

日本歸來

辛德(七)

東京失蹤了

塞爾萊(一一)

遠征台灣記

章德(一三)

海外獵鯨錄

丁克爾(一六)

日本人最怕的是什麼

麥克哥芬(一七)

海外救護奇績

樂托爾(五二)

硫磺島登陸目擊記

拉德納爾(二八)

琉球風景線

法弗倫(三一)

我擊沉了「大和」號

約翰遜（三九）

昆明之戰

布林克（四一）

桂林的退却

（四五）

在怒江前線

李愛德（四八）

晚町之役

魏安德（五一）

揮汗過駝峯

塞佛里特（五四）

中國一定強

漢普遜（五七）

日本制

隨超級堡壘轟炸東京

希蒲爾

轟炸日本鬼

晨光剛剛露面在塞班機場的時候，我們超級空中堡壘的四大發動機便不斷的怒吼起來了。還有幾十架其他型式的飛機的推進器即在轉動着，巨大的跑道，還有網形的跑道網以及車輛集中區域也都活躍起來。我們等待着將我們送到東京去的命令。

我們蜷縮在機尾的砲塔裏面。頭和背部緊靠着門，兩隻腳也蜷起來頂着機艙的柱壁。坐在我左右兩邊的兩位都用機內電話機向飛行員報告：「左砲手準備，右砲手準備。」坐在我上面的青年空軍中士甘浦樂（芝加哥人）穿着棕色的襯衫和短褲，就在我面部上面不遠擲動地的兩腳，嘴裏不斷的提醒着：「上轉塔的砲手準備。」之後，他低下頭來望着我，笑了一笑，說：「戰地記者，預備好。」

五點三十六分，我們滑行到機場的盡端，靜等着轉變了。不久之後，飛機轉變了，我們的機頭下垂，機尾抬起增加了速率。我們裝的炸彈和焚氣太多，分量太重，所以必須等到跑道的盡頭才能起飛。最後滑到不能再進一步的盡端，機頭離開了大地，我們飛昇到海洋的上空。

在半小時以後，我離開了飛機起飛時蜷伏着的地位，用兩手和膝蓋爬行，穿過炸彈間上面的長

隧道——就好像爬過大吸水管的情形——來到駕駛間，在地板上坐在指定的座位，剛好在駕駛和副駕駛員的中間稍後一點，旁邊是一位飛機工程師。

到東京去

我們的飛機總向着淺藍的幾乎無雲的天空飛行。飛行工程師，是伊利諾州的空軍少尉米勒，他檢查飛機燃料的消耗，看是否燃料用完了。美國一位有特級購油證的人，在五十年內所能得到的瓦斯，在這架飛機上，也不過剛够一小時的消耗。

在駛向東京的途中，並沒有什麼事體好敘述，我看了一段書就睡着了。十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們戴在了養氣面具，後來又穿上了皮衣，繫好了降落傘，飛機外面的氣溫總在零下許多度，但是我們在保溫的高壓機艙裏倒覺得滿舒服的。我還記得一位飛行醫師檢查我心臟和血壓的時候說過：「人原不應當昇到這樣的高度。在這樣高的空中，如果有兩分鐘沒有養氣，他就會死去，因此，小心點啊！」

我很小心，等到養氣標準計降低了的時候，我便將這救急用的養氣瓶從養氣筒裝滿了養氣，另一個養氣瓶是與養氣筒直接通着的，所以再用不着另裝養氣。

中午過了幾分鐘之後，我們的機羣以密集隊形自西南面駛近日本，就在這時候，我這一架飛機的正駕駛員楊特上尉和副駕駛員鮑爾少尉招呼我探視一下飛機前面白霧中的一羣小島，又過了十五分鐘，白雪掩蓋着的富士山峯遠遠在望着。

富士山在你左邊

我們沿着港汊交錯的本州島海岸直向富士山駛去。從飛機內下望，富士山顯得更美麗，較比明信片上印着的照片好看得多，就好像鶴立雞羣似的在萬山叢中矗立着的白色圓錐體。

我們飛行得雖然太高，可是一眼看去，東京與橫濱，還有兩大城市的郊野——大小建築物，公路，河流，碼頭，以及船塢和大花園——依然清晰在望。由東京南面的海濱向內地飛去不遠，有一片樹林，掩蓋着不少樓房，四面有城牆圍繞着，那就是日本的皇宮。

炸彈下去！戰士們！

轟炸手戴樂嘴裏單調的念道着：「保持平衡，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後來終於喊出：「炸彈，丟下去！」大炸彈投向東京海濱最稠密的區域，也就是主要商業區的東南方，大部分炸彈都剛好落到船塢和機房的所在地，引起了爆炸和大火，投彈的工作是那樣出乎意外，而且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因為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幾乎竟讓我們忘掉了投彈的一幕。

一分鐘過後，高射炮打出的一朵朵的黑烟在我們飛機的右方開花了，飛機發生震動，我們知道這是飛機下面有高射炮彈爆炸的緣故。在這中間，我們又與大約有一百架的日本戰鬥機發生了纏鬥。我們看見有十五架日本戰鬥機就在我們這架飛機的高度直向我們衝來。駕駛員楊特在電話機大喊：「戰鬥機來啦！」副駕駛員鮑爾也報告說：「更多的戰鬥機來了！」在日本戰鬥機向我們開槍射擊時，我們可以看見一道道的閃光。他們這一次的聯合進攻，倒還配合得不錯。

他打掉一架零式

轟炸手戴樂正在機頭的外面，還利用中央火力控制器管著幾架機槍，開始向日本戰鬥機猛烈轟擊了。日本戰鬥機分散在我們前面幾百碼的空中，有的閃在左面，有些閃在右面，還有一些在我們下面。戴樂的子彈正打中一架特別勇敢距離我們最近的敵機。它忽然冒烟了，擺動了，開始下墜。這以後的十五分鐘，我們不斷的遭受攻擊。日本繼續以大編隊的飛機來襲。至少另有十五架零式要攻擊我們。在我們的左右以及前方，都有大量的敵機飛行昇高，一次一次的攻擊。有一架來得特別猛，戴樂讓它冒了烟，可能將它擊落了。另有兩個射擊手馬提爾和甘浦樂也可能擊落了敵機。

對不起，沒有自殺！

之後，我們又遭遇了最大的驚險。當時我正跪在駕駛員與副駕駛員的中間，平著看見一架敵機衝來，愈來愈近，愈來愈近。我們並沒有改變隊形。無論想幹什麼，都已經來不及了。這架敵機還是直衝過來，在我們用瞄準器追它的時候，它還在開槍射擊。直到它飛至和我們的機頭相距不到二百碼的時候，它依然急駛，不斷的發射子彈。我當時以為這就是終結了——這是個終結，不料它想和我們這架飛機相撞。

這不像在地面上遭受射擊，在地面上，你可能被擊中，也可能不被擊中，因為幸運與不幸運的關係十分重要。我怕了，氣都不敢喘，更忘了吸氧氣。等到他距離我機不到一百碼的時候，它突然

以怕人的速度下去了。

回家了！哈！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超級空中堡壘劇烈的震動了一下。聽響聲直像挨了猛撞，可是依然照常飛。

現在我們向家裏趕了。機艙裏的壓力減低到我們可以卸下養氣面具的程度，更可以脫下皮衣，解下降落傘了，每個人都充滿了悅欣和快慰。

後來知道是那裏中了彈。在右翼上端發現了一個十八方斗的大洞，可能是高射砲彈打的，也可能是敵機的彈傷。在飛機內部的右側也有損壞。機艙門原來捲在機輪下面，在飛行時，機輪又捲掛在發動機的下面，可是現在却掉下來了，前後的擺動不正。駕駛員楊特說，我們是否能將機輪裝好以備着隨時應用，真有問題，就是勉強修好，等到降落時是否不出毛病，也只有天知道。君若好像整個的機械都不對了。

「你想還有辦法嗎？」我問。

「過一會兒我告訴你，」楊特笑了。全機的隊員都以爲確實知道擊落了兩架零式機，避開了一架的撞擊，因而都是那樣快樂，以爲讓這點點毛病後來再說吧。

可是每個人都承認問題嚴重。因爲輪子和艙門的拉力，我們的飛機減少了速度。汽油的消耗要增加，飛行工程師將油量的數字加起來，搖搖了頭。

我們與姊妹機們脫離了，在黑暗中單獨飛行。下午六時，楊特大喊起來：「我們在塞班電台的

上空了。怎樣一種奇異的感覺呀！」六點十分，我們看到了塞班和狄寧的燈光，這又引起了全機人員的歡呼。

十分鐘後，我們試了一試飛機的輪子，看那一隻受了傷的和另一隻一樣轉動起來了，真讓人看得開心極啦。

好珊瑚礁

楊特向地面的勤務人員打招呼，要作緊急降落着陸。如果齒輪失靈，或是全部被子彈洞穿了，我們便必須在緊急降落場着陸，以免妨礙機場的主要跑道。

駕駛員楊特說話了：「對啦！希浦爾你還是到後面去吧，防備可能的着陸觸地。」我又爬過黑艙道，到了起飛時我原來跪伏着的地位。

楊特將飛機放鬆了，將它滑行，讓後輪輕輕的觸着跑道。他利用制動器，減低了速度。輪子沒有出毛病。

等到我們到了跑道上，一個發動機因為瓦斯用盡而停止了動作。在我們滑走的時候，另一個發動機也不動了。我們剛剛停止，馬達便休息了。原來不只是瓦斯用完了的問題。我們從飛機裏跳出來歡呼，有人和又潮濕又冷的地「香面孔」。煞時之間，救護軍和普吉軍都集攏來，多少人來看這架受了傷的鐵鳥，翅膀上大洞小洞，內部的機器也多是千瘡百孔，值得奇怪的是有沒有破壞了輪子的機件。我們也曾看了一回，衝着機翼上的洞眼出了半天神，就都回我們的茅屋去了。

我忘了說是誰那樣可笑的會很冷地接吻。坦白的說，我一定嘗過那塊土地的滋味。

日本歸來

辛 特

我們很準確地轟炸了我們的目標。我們的二九三號機的光滑的鉛製外殼從暴雨般的高射砲彈和至少六個探照燈的集中光線中飛出，沒有受到一點損傷，現在以最大速度往回飛。情緒輕快的機員們用聯絡傳話器與高采烈地談着。他們是第一次執行戰鬥任務，而且沒有受到損傷。魯特上尉把駕駛責任交給安得生，然後坐在我的身旁，我們靠着太平窗。

「啊，二九二號已不再是個處女了。」他得意地用愉快的聲調說。「我們也不是處女了。」粗壯標緻的魯特覺得這種事情是很重大的。

飛行工程師考利急忙看了看他螢火似的燈光照亮的儀器表，然後也參加談話，「她（指二九三號超級堡壘）跑起來好像一架縫紉機。上尉，我們最好是把速度減低。」安得生把速率撥回到大約一小時一百九十英里的速度，我們在黃海上空飛。

我們從側窗看去，只見一閃一閃的小小的亮光，只聽見其他一些飛機不斷的怒吼。

我們的飛機是首先到達日本上空幾架之中的一架，我們按下的炸彈領導着後面更多的超級堡壘第一次對日本本土純粹的戰略轟炸。

「有一道紅光在我們左邊大約九十度的地方，」尾艙裏孤單的上士塞里台繙大聲說，有些我不知道姓名的機員的聲音，他們用聯繫傳話器說着：「喂！我們已經過了危險區域。」然後是溫暖的

靜默，星在我們的頭上閃耀，我們想着回到基地的吃，睡，也許還有三兩最好的酒。

在黎明之前的最黑的時間裏，我們過了中國海岸。放鬆我們的降落傘，打算睡幾分鐘。突然間左射手杜林用擴音器失聲地叫「三號引擎在冒烟。」魯特把三號引擎停止轉動，向飛行工程師考里簡短地說：「我們還有多少汽油？」考里告他汽油的數量。魯特對領航員斯丹萊簡短地說：「我們一進入自由中國，請立刻告訴我。」他向無線電員羅賓遜說：「我們一進入自由中國，你就設法和一個緊急降落場聯絡，我們必須在那兒降落。」二三九號壘堡靠三個引擎向前飛行。

黎明時分我們進了自由中國。斯丹萊向魯特報告，羅賓遜開動他的無線電機。我們前邊是一道濃重遮蔽的很高的山脈，我們在一萬四千英尺的高空從雲上邊飛過。用三個引擎和十足的力量，我們可以——只是可以——飛過，但是汽油絕不够飛回基地的了。魯特採取了唯一的適當辦法：在友軍區域裏的緊急降落。

羅賓遜說他不能和一個緊急降落場發生聯絡，他的無線電有點兒毛病。拿出地圖來，尋找飛機場。魯特操縱着二九三號壘堡在羣山環繞中間有道小河緩緩流着的高原上，一左一右地兜小圈子，同時他和安得生，斯丹萊及投彈手阿爾布萊特商討地形。汽油越來越少了，我們似乎沒有一點兒機會飛回基地完成我們的使命了。我們只有一件心滿意足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已經炸了。現在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就實際的意義來講是不重要的了。

最後魯特把機頭轉向河床，他從擴聲機裏說：「緊急降落。」我們把降落傘勒得更緊，準備應付任何意外情事，魯特選擇了一個鄉村正北的一條狹長草地——我們希望那兒是中國人的鄉村。斯丹萊報告高度：「五百英尺，四百英尺，三百英尺，二百英尺，一百英尺——」我們飛機的機輪

子觸到柔軟的小塊草地時，機頭幾乎翻了，但是魯特拼命利用着他的操縱器，所以沒有翻。他使機頭稍稍向上，往前滾動，於是他把那個起飛需要在地上滾行八千五百英尺的五十噸的怪物在緊急降落中居然滾行不過一千五百英尺就停住了。這太神奇了。機員們高興地喊叫，我們大家都贊揚魯特的技巧。

我們從飛機裏出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幾十個人從那個鄉村向飛機跑來。我們靜靜地站着，但早作防備。因為在河南戰鬥的流動性是很大的，我們不確知這個鄉村是誰佔據着。我們望遠鏡看他們，發現他們中間有個中國軍官，我就告訴我的朋友們，朋友們放心了，微笑了。中國軍官，他的通譯和一個衛兵走到我們跟前，他們很發愁，他們指着北面而東面說：「日本鬼子離這兒很近。」

魯特和我商量了一會。我們決定最好是把飛機燒掉，把一切東西燬掉，然後離開這個鄉村。中國軍官說盡力幫助我們，並且留下一個衛兵照應我們，然後他去報告我們所在的地點，設法派架救援飛機來把我們運走。

他剛剛到了村邊，兩架日本戰鬥機來到我們的頭上，開始襲擊。我們急忙跑進超級堡壘五六十碼的一道溝溝的泥土裏。先來的這一架零式飛機，衝下來掃射超級堡壘全部左側，然後以尖銳的聲音昇上去，接着又來了一架小型飛機，我們緊貼住地躲避流彈，溝裏的泥土和花兒遮着我們。敵機走了。

超級堡壘裏起了一點小火，魯特和兩個士兵進去搶救整套的地圖，同時徹底破壞美國一切轟炸機之中的這個最新最大的秘密裝置，我們懶洋洋地站着，突然有個中國人又喊了「警報」，鄉村裏遠遠的鐘聲緊張的響起來。

我們抬頭看，這次是十五架日本飛機——六架轟炸機和九架戰鬥機向我們飛來。我們又跑進溝里，伸開身體，心驚胆跳地等待着。戰鬥機先來到，一齊掃射，然後飛走掩護轟炸機去了，二九三號堡壘在這些變引擎敵機之下簡直像個孵卵的鴨子，一個隊在青草田野中受了重傷的大鴨子，雖然這六架轟炸投了大約一百磅重的炸彈二十四枚，只一枚直接命中超級堡壘，其餘的都投在堡壘的周圍，其中有許多枚離我們小小的壕溝太近了。

後來我們在壕溝裏逗留了很久，但是到了中午時，日寇一定覺得他們已經盡力把破壞工作做足了。他們決心要把我們這架飛機和飛機裏的東西完全毀掉。他們做的很好，飛機完全着火，省得我們自己來做。

我們憑藉中國的軍官和他的士兵的幫助潛行到鄉村附近的一個小農家裏，我們計劃怎樣走。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分成兩組在夜間走。中國人認為日本可能派一股軍隊甚而派來整兵襲擊，他們依然焦急。但是同時他們對待我們好極了。他們給我們盛饌吃，給我們牀鋪休息，派一個衛兵守護我們的房子，不准一切不必要的人看我們。

那天夜間那個中國軍官說他已用無線電和西南一百一十英里的一個戰鬥降落場接洽妥當，那兒準備第二天用飛機把我們載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我們起來。走到超級堡壘跟前做了最後的告別（有幾個機員眼睛裏含着淚），然後騎上了四匹馬走兩英里到等待我們的汽車那兒去。

那天下午兩點，一架四一式飛機着陸，引擎都沒有停止轉動就把我們載起了，那天晚上我們到了我們的基地。

東京失蹤了

塞爾萊

當第五批的轟炸機飛返「海上浮動基地」時，我接獲我的老鄉布朗克中尉，領航員，俄亥俄州二十四歲的小伙子，我問它轟炸的結果，它搖搖頭。

「東京失蹤了！」他說。

「失蹤了？呵哈！」我笑了，「是不是把它沉到海底去？」

「埋在火燄裏。我簡直無法把它找出。」

東京的上空雲層很厚。那天的氣候很壞，颶風又是在未明時候。「更討厭的是濃烟，」布朗克說：「却是因大火而引起的，高逾一哩，瀰漫的整個目標區。」

他們只可利用瞄準器在二萬五千五百尺以上的高空投彈。

「那倒是毫不費力的，在爐火中添下一些煤。雲層和濃烟使地上同樣望不到天空，因此高射炮是漫無目的。」

「日本的戰鬥機也沒有碰上我們。『巫婆』『海盜』（美國戰鬥機名稱——譯者註）在下面纏住了它。——請給我一支烟。」

我爲他送上打火機。之後，他又去搯了一下臉。

第六，第七批的轟炸機相率回來了，在航空母艦上面打旋，依着信號的指示逐架降落在飛行甲板。上。

「他們一定更倒霉的，」布朗克又同我扯上了，「他們簡直什麼也不會得到的。好東西全讓最初那幾批的受用掉了。你知道我們在飛行中途遇見返航的克利文生隊長他怎麼說？那傢伙！他嘲笑我們只配檢骨頭。肉，是他們的份。他是說當我們到達東京時，那些工廠怕早已成爲殘瓦斷棟了，我們的華茲隊長在無線電裏希望克利文生給我們留下一些。『你們幹麼不早點去呢？』那傢伙這樣回答着。這些比我們更遲到達的，怕也只是——欣賞了那漫天大火奇景。」

忙碌的天空裏傳來了戰鬥機的吼聲。「巫婆」們回來了。

「你說零式？」我問。

「蒼蠅一般地討厭！」他重新燃着了一支烟。它們死也要鑽到和我們的高度上。在後來，有兩架是如願以償了，但卻迴避着我們，老是在釘梢。之後，高射炮彈突然在我們週圍爆炸了，而且相當準確。那時我們才知道那兩架零式是來偵察我們的高度。報告炮手射擊的。可是我們已經投完了炸彈，我們回來了。

我問布朗克他是否能夠估計東京所已遭受的損失。他無法觀察，但僅以大火的猛烈程度來說，工業區，怕不能倖存一二。「烟濃瀾漫了目標區，」他重複說着，「我簡直無法把它找出。」

布朗克已是第四次到東京的了。他認爲日本首都所受到的破壞，沒有比這一次更厲害的。「上格拉」的杜立特將軍所部的那一次襲擊，比起這龐大的攻勢，照布朗克的說法，只是「地一塊小石頭」。

「日本人整要怨恨飛機的發明，」他拉住我的臂膀。「我們去喝孟威士忌，因爲我們都應該慶賀我們自己的成功。」

遠征台灣記

一 章 特

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襲台灣，軟化了日本帝國亞熱帶的中心，實際上重創了廣大的新竹機場，毀壞了地面設備，無情地打擊了驚慌四逃的地面敵軍，在空中和地面擊毀敵機（包括轟炸機和戰鬥機）約四十至五十架。

美機都安全返防，中美混合隊的B-25式轟炸機和美空軍的驅逐機都沒有一個人受傷，領導此次空襲的希爾中校說：「我們此次所支付的代價，僅僅是汽油和睡眠的時間而已。」

這次空襲是十四航空隊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冒最大危險的行動，因為襲擊的對象是日本最大的空軍窠穴。開始計劃時，誰也不知目的地何在。當時希爾中校解釋這計劃，說這次出動要在敵區海上對數目佔優勢的敵機進行轟炸。希爾中校慢慢地說：「此次出動，可以很成功，也可以很失敗，這就要看三件事來決定：第一是出其不意，第二是天氣，第三是航行。」

出其不意的空襲是主要的。今年夏天，日本曾兩次能事先發出警報，使其重轟炸機隊能起機，因而使美機的空襲計劃不能實行。此次空襲也幾乎要失敗了的——因為五分鐘以前的警報就可以使零式機起飛應戰。航行也重要。出襲的飛機要準確到達海岸敵機場，一兩度之差就會誤了十英里，那時海岸就會發出警報了。天氣也是一個問題——台灣島北的寒流可能向南移動而遮蓋目標區。

事實上此次出動非常幸運。天氣很好，轟炸飛機越山嶺時，相距得很短，成單行掠至海面。航行也很滿意。駕駛員航行得那末好，差不多最初一瞥看見台灣，就是有見指示新竹機場的目標的白